

琴台
客語
彥火

談到「概念先行」，陳映真對我說：「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這樣，我認為藝術性的東西不是你可以照顧到的，我要寫藝術性很高的東西，不一定就有藝術性，還要看你客觀寫出來的東西，是不是具有藝術性。」

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，理由有三——

第一：因為他讀了蠻多的文學史和文學評論，所得的印象是：「你說我是為藝術而藝術，我是藝術派，但從客觀上評價它，你的藝術性並不高，還不是個藝術性的作品。」

第二：我們可以看到，有另外一種作家，即概念先行的作家，我們隨便舉個例子，像蕭伯納，他是一個費邊社會主義者，在他的戲劇裡面，表現着他的概念。

問題是他的才華很高，他的概念式戲劇，不但能讀而且能演，而且演出來的效果很好；比如卓別林的電影，也屬於概念化，你不能說他藝術性不高，反而是藝術性得不得了，每個人都很投入，很惹人笑，笑完後令人感到那麼一股悲傷。這是有意識的作家，對不對，有思想的戲劇工作者。

第三：是東德的劇作家布萊希特，他也是個社會主義的作家，從文學批評上來說，他常常犯規，時下一般的戲劇，設法使觀眾投入，最好讓觀眾忘掉這是在演戲，可以感染到舞台上的哭笑。布氏恰恰相反，他不斷打破這戲劇性的幻覺，不斷地讓他的主角和觀眾講話，這

《忠孝公園》受好評

就是破壞，可是他的戲劇還是非常好，因為他是藝術家，他手高嘛。

陳映真認為，概念不是問題，「問題在於我的才華、我的技巧還沒有那麼好，所以，人們不習慣於看這種有思想的、言之有物的作品，讀者不習慣，這不是說我的想法錯誤，而是我的手不夠高，我不想因為有這樣的反映，而去放棄我這樣寫法，直到那一天，也許我自己覺得我不想寫了，我才改一個方法，現在我還是這樣的對文學的一種想法。」

自認是「概念先行」的陳映真，最後他終於返回寫作桌，在廿一世紀初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創作集《忠孝公園》，好評如潮。

《忠孝公園》寫台灣省老人林標與外省人馬正濤兩人的坎坷曲折遭際。一個受了日本人欺騙，甘當日本皇軍的炮灰；一個是國民黨忠貞之士。前者垂暮之年得不到日本人的賠償金；後者在國民黨執政黨退出而感到無所依恃，恍如被一個巨大的政治騙局所拋棄而自殺。

本省人與外省人都上了政治的大當，以悲劇收場。一個過去忠於皇軍，一個是國民黨信徒，在歷史的嬗變下均成了犧牲品。集子另有兩個短篇《夜霧》和《歸鄉》。《夜霧》寫國民黨特務李清皓遇到早年為他所迫害的張明的尷尬和張惶；《歸鄉》則寫早年被騙往大陸的國民黨軍楊斌，兩岸「解嚴」後返回台灣宜蘭的故鄉、卻被當外省人和被弟弟譏為「外省豬」的悲憤。

（《我與陳映真》之六）

翠袖
乾坤
查小欣

鄭嘉穎專心進軍影壇，接拍新片《九龍不敗》，在澳門拍攝期間被澳門司警帶返警局協助調查。

事緣該片在未取得澳門當局批准下，違法在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大樓拍攝鄭嘉穎從大樓走出來的鏡頭，因此鄭嘉穎、導演陳果及其他工作人員均被帶返警局調查。

香港隨即收到消息，由於未知事件始末，引起大家關注，外界又未能接觸到當事人，只能追問鄭嘉穎女友陳凱琳有關情況，陳凱琳在擔心男友安危之餘，又要回應各方提問，她入行日子雖淺，卻能回應得體，很不容易。

鄭嘉穎與陳果回到酒店後，特別在房間拍攝視頻解釋事件始末，陳果坦承做錯，指嘉穎很無辜，鄭嘉穎則指澳門警察很友善、好有禮貌，他們還食了頓「差館飯」，又指警員好介紹，介紹食咖喱雞飯，很好吃。陳果笑指比起他們的開工盒飯更好吃，狀甚輕鬆，有意淡化事件。

不過陳果其後正式發出道歉聲明，承諾日後會遵守澳門的法律法規進行拍攝工作，做法正確，不會令澳門當局覺得香港電影界有法不依，影響往後去澳門拍攝的同行。

香港電影人向來拚搏，事事講究效率，要求靈活度高，甚麼法寶也出齊，例如拍街景，必須向政府申請，獲批准才可拍，可是電影人嫌申請手續繁複，不少都用打游擊閃拍方式拍街景。有資深電視人告訴我，多年前他們拍劇集時，臨急想加一場在警署停車場的鏡頭，因知申請需時，且無把握會獲批准，於是實行打游擊，演員、導演及各單位取得默契，準備就緒，有如特工行動，只許one take，主角快速把車駛入警署停車場。

然後高速開車離開，拍攝順利，令他們大有滿足感。劇集出街，警署停車場呈現電視上，如果警方追究可「人贓並獲」、有片為證，當年警方沒秋後算賬，時而勢易，無需為一個鏡頭而以身試法，尤其身處外國，無主場之利，勿違規。



■鄭嘉穎、導演陳果日前在澳門拍攝被帶返警局調查。

打了流感針防併發症？

數星期前的新聞，仍在不同的家長群組瘋轉——六歲流感併發的孩子，醫院說無做錯，錯就錯在家長沒有為孩子接種疫苗，並敦促其他家長為孩子接種。

他們果真可以大言不慚地以疫苗來作尚方寶劍，還嚇唬其他家長接種。醫不到流感的西醫系統，只能出一些過分刺激我們免疫系統的疫苗（疫苗包裝上就列明其副作用，是引起自身免疫系統紊亂的病症，以及與流感差不多的症狀），又把流感一年比一年嚴重的問題，歸咎於社會上過低的接種率。

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以往有這麼多流感病例嗎？十年前、廿年前，大家仍有記憶的時代，有沒有這麼多人接種流感疫苗？有沒有這麼多流感併發症？很多孩子或長者流感併發，多數是服過不少西藥，包括抗生素。轉過幾個醫生，會被分派吃了多於兩種抗生素，到轉介至醫院時，已經病入膏肓。另一種是孩子由於表徵甚強（如持續嘔吐、抽筋），故會處方阻止這些病徵的藥，如抗抽筋藥，有時為快速打低症狀，甚至開類固醇、強心針。

但這些為減症而做的

天音
知玄
楊天命

新年點睇十二生肖？(中)

上一期為大家介紹了新年的鼠、牛、虎、兔運程，依照順序，這期我們就來看看龍、蛇、馬、羊的新年運程吧！

屬龍的朋友今年在十二生肖中最高為幸運，運氣屬於最吉。閣下受到紫微龍德星的眷顧，此星是帝王之星，代表權力地位提升，所以打工一族有望更上一層樓。但閣下也要小心是非、小人的困擾，皆因你受到「天厄」和「暴敗」的影響，而這兩顆都是口舌之星，此外也要盡量避免動土。可喜的是，今年你受到「龍德」和「紫微」祝福，對長者的健康特別有利。

屬蛇的朋友今年則受到吉星「天廚」的祝福，可能會讓你得到庇佑，令閣下盡顯才華，或找到理想職業。但閣下也要注意，凶星「天雄」、「指背」、「白虎」可能會讓你今年特別容易受到小人是非的影響，閣下切記，凡事切莫強出頭，而且更要奉公守法，循規蹈矩，以免把柄落入他人手中。

屬馬的朋友今年可謂事業愛情兩得意，皆因受到「紅鸞」、「天

德」、「福星」、「祿動」等吉星的祝福。紅鸞星動不但代表桃花運不俗，也指人際關係好。此外，閣下福星高照，財運也往往令人艷羨，更有機會加官進祿，得到貴人相助，逢凶化吉。但所謂物極必反，閣下也要小心旺盛的桃花運帶來煩惱，切記要帶眼識人，同時今年也盡量避免探病問喪。

屬羊的朋友今年缺乏吉星，但無需擔心，只要閣下多行善積德，自然容易改善運氣。至於凶星方面，「羊刃」、「弔客」、「天狗」等等提醒閣下，今年身體若有不適，最好立即求醫，病向淺中醫。此外，與屬馬的朋友一樣，閣下今年最好也不要探病問喪，也要小心桃色煩惱。

至於排在十二生肖最後四位的猴、雞、狗、豬，且聽天命下回分解！

■屬馬的朋友，今年可謂事業、愛情兩得意。
網上圖片



來，乾了這一杯鄉愁

我讀書一向很挑剔，尤其是讀散文。父親常說：「你借的很多散文書，我連書名都沒聽說過！」也難怪，像木心的《瓊美卡隨想錄》、《即興判斷》、《愛默生家的惡客》等，的確比較冷門。而鍾曉陽的《春在綠蕪中》，朱家三姊妹（朱天文、朱天心、朱天衣）的《下午茶話題》，張曉風的《地氈的那一端》，簡嫚的《煙波藍》，黃碧端的《昨日風景》，袁淑梅的《父親到死，一步三回頭》……這些港台女作家都是我的閨中密友。

進入冬季，我連續感冒，周旋於醫院與家之間，身體乏力，大部頭讀不進去，找來一本《雲淡風輕近午天》，作家蔣曉雲的最新散文集。知道蔣曉雲，源自她的愛情小說《掉傘天》、《桃花井》，無論訴說怎樣的故事，字裡行間都滲透出故土的鄉愁。

從虛無飄渺的小說到抒情紀實的散文，這本向讀者「交心」的散文集，是她首次講述個人的真實人生，再現台灣、上海、加州三地的生活，展示出內心深處藏匿的至純情感，引發了我的共鳴。

母親去世後，父親赴美投奔女兒，箱子裡裝著母親生前的旗袍。其中，一幅繡有「香夢長圓」的帳簾，三邊滾了藍色布邊的長方形白布條，綿延着一個家族的傳奇故事，這是父親題字、母親繡花，在戰火連天的新婚夜晚，留下的愛情信物。「我那幾個字寫得不好，你媽媽也根本不會繡花」，被稱為「兩個人鬧着玩」產生的作品，飽經滄桑，飄零坎坷，誰能想到，動盪的年代，這是「家無恒產的難民」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呢？讀來，不禁令人心潮澎湃。

有些時候，鄉愁可以言述；很多時候，鄉愁內斂成一個繭，外面的人看不穿，裡面的人出不來，存在不可說，不可說，一說就錯的迷離恍惚。當年去美國，蔣曉雲貼身帶走五本菜譜，帶走的是父母的牽掛，帶走的是紅燒冬瓜、珍珠丸子兩道菜中瀰漫的父親的味道，一句「你在我就有得吃，哪天你要走了，為了紀念你，我以後就不吃這道菜了」，道出了淡淡的憂傷，也是一個遊子的全部獨白。

當然，舌尖上的鄉愁總是讓人愁腸百轉，哪怕黯然傷神，也甘願去品嚐一把，在美食中尋求零星的慰藉，以安放我們的靈魂。蔣

曉雲也不例外，她懷念飯桌上的三菜一湯，是蔣氏獨有的家風，「竹筍雪菜炒肉絲、蔥烤鯽魚、梅菜扣肉、香菇土雞湯，好像回到在家做女兒的家常，可是沒有父母的手澤，再地道也是市場熟食舖裡買來的『西貝貨』」；她貪戀南門市場的刀削麵，「記憶裡的店是黑和深灰顏色，只有削麵師傅手上的那一塊麵團雪白」，那個當年在台北四個城門之間穿梭說愁的慘綠少年已經不再，刀削麵也不再，往事如橋下逝水，又是急景凋年，直教人無可奈何，一聲嘆息。

一經返鄉，抑或是，思念的手輕輕觸碰「城南往事」的記憶，酣睡在心靈深處的鄉愁立馬豎起耳朵，打起精神，噴薄而出，叫你欲罷不能，難以自抑。最令她痛心疾首的是，兒時故居所在的西門町，被拆得面目全非，坐進將被拆的「明星咖啡屋」懷懷舊，服務員說話需要問好幾遍，感覺自己像個陸客。出來過馬路，跟隨一群陸客，她嗔怪黃燈老不變燈，認為「如果闖黃燈豈不替家鄉在陸客面前漏氣」，還是侄女一語揭開真相：「人行道上閃黃燈是提醒注意兩方來車，不會變成綠燈。」

此話迎頭痛擊，又恍然大悟，「原來那些陸客在路口集合等遊覽車來接人，不明就裡的老華僑就陪著窮等，在自己家鄉做了土包子。」不是這個世界變化太快，而是多年後自己變成「局外人」，蔣曉雲慨嘆道：返鄉後每天在台北的生活都是學習。
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鄉愁就是一點一點的失去，然後，在有生之年，憑借散落的記憶和豐厚的經歷去追尋，找回一點是一點，翼翼收藏起來，與人生最後的那個匣子一同魂歸大地。因此，作者每一篇飽蘸摯情的散文都是用心靈丈量回家的漫漫路程，在光陰的褶皺裡打撈或喜或悲的細節，滿足自我，畫上圓滿的一筆。

離開故鄉，記憶和情感的閘門才一下子打開，就像紅酒上的小瓶塞，掀開後任由紅色的液體肆意流淌。而最孤獨、最濃烈的時候，當屬過年。因為工作原因，有一年蔣曉雲與兒子小威在上海過年，晚間時分，窗外爆竹聲震天響，「我們站到住家所在二十樓高的每個陽台上去四面眺望，不得了，紅光映白雪，半邊天都是硝煙炮仗，上海在我們眼中真是從未有過的精彩！」

嬰兒哭聲難忍？

一個初為人父的，嫌初生半月的女嬰哭聲難忍，竟掌摑親生女兒至重傷命危。要靠強心針及呼吸機維持生命，並在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留醫。

這位禽獸不如的父親，應該重判。嬰兒易哭，是正常反應。為人父者，即使自己情緒不佳，也不應以重摑兒女出氣，何況這是一個初生只半個月的嬰兒！

讀到這則新聞，真不知人間何世！對一個親生嬰兒，何忍下此重手！人性何在？父愛何在？不少暴戾的父母，常把自己幼小的兒女出氣，這是十分不應該的。何況這是個僅半月大的嬰兒。奉勸常打罵幼小兒女的父母，不要知法犯法，而且這是違反倫常的雙重罪行。

被告在犯人欄中不斷飲泣，情緒激動。究竟是後悔不已，還是有其他內情，我們不得而知。如果女嬰不幸死亡，他便是殺人犯，處刑肯定不輕。

這裡涉及好幾個問題，第一，如何當好父母？對初為人父人母者，應有一定的教育，這是家庭福利會之類的社會機構應負擔的責任；其次，對於這位自稱無業或失業又初為人父的，如果經濟有困難，應有一定的照顧。如他們養不起，可勸說他們把嬰兒送至保良局或其他兒童福利機構；第三，如這個家庭不願生兒育女，也可早日申請合法墮胎。

報載被告站在犯人欄中，情緒激動。是他後悔莫及？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。但願法庭宣判以後，對此有一個善後的辦法。社會上總有不少未準備組織家庭的年輕人而又有愛情結晶；或者未有組織家庭經濟能力的，卻面臨生兒育女的壓力。這自然得有賴於學校和社會的教育，以免這類悲劇經常發生。幼兒無辜，嬰兒何辜？他們剛來到人間，便遭遇如此不平，見識人間何世，悲哉！

小威感嘆，這像是在伊拉克。見此情景，他們索性穿上外套、戴上圍巾，走出家門體驗中國年的融融氛圍。「我們像小孩般興奮地圍着大樓的空中花園奔跑，從街上射出的沖天炮就在我們的眼前化為美麗的焰火。幾個射高的花炮從靠近圍欄的小威哥身邊擦過，他誇張地在已經清掃過積雪的路面上閃避，一面喊，酷，太酷了！完全像個戰場。」

在作者眼中，有春聯、紅包、年糕、花，電視台播放康樂隊的節目，處處放鞭炮，才是過大年的樣子，而如今，除夕與大年初一很平常，節目與鞭炮都取消了，過年只剩下了堵車和放假，一句「真沒勁」流露出無盡的惆悵，還有些許的不安。故鄉是批量生產鄉愁的地方，當故鄉沒了年味，意味着那些美好記憶與情感聯結也連根拔起，記憶的溫床上變得殘垣斷壁，拿什麼來寄託我們的眷戀？唯有以筆祭祀，筆立如檀香，敬於大地的一篇絕唱。

鄉愁如酒，醇厚而芬芳。有人一飲而盡，陶然大醉，心裡淚如雨下；有人小口啣摸，獨自吞嚥離愁；有人甚至一生不敢飲用，夜闌無人時，取來摩挲、對視，靜靜徘徊，就是沒有開啟的勇氣，直到生命的盡頭。大多數人，啜飲一口，便會啾出眼淚來，五臟六腑都隨之顫動，唯恐辜負了大把光陰。

對我來說，閱讀這些有大陸背景港台作家的散文，有種安撫和療癒的作用。我的爺爺是南洋人，祖籍廣東梅縣，與作家鍾曉陽是同鄉，可以說，曉陽就是我的師姐。爺爺坎坷一生，極具傳奇色彩，而血脈中綿延的文化基因，又無比神奇地改寫着我的命運，冥冥中似乎存在某種召喚，使我有幸成為執筆作文的作家。所以，我讀鍾曉陽，先讀《停車暫借間》，再讀《春在綠蕪中》，寫同窗情、師生情、父母情、東北情等等，東北、香港、美國等地交遊的蹤跡，絲絲縷縷，情意篤篤，將我的心坎拍打出一圈圈漣漪，驚擾了那些埋藏心底的秘密。所以，我讀蔣曉雲、讀張曉風、讀齊邦媛、讀龍應台、讀簡嫚……讀她們，原來是回到自身，安放久違的鄉愁啊。

來，乾了這一杯鄉愁！用永不枯竭且愈勇愈挫的心靈，一飲而盡，交出一隻空杯，圓滿了我的人生。

香港的鳥兒太懶了

最為神奇的是，不曾學過建築的燕子，年復一年築成的大巢外殼，居然是一道灰色一道黃色的，黑黃相間，整齊劃一，斑斑的色塊像極了斑馬的皮。家裡來了客人，聊天的內容大都會從這個罕見的燕子窩聊起。

窮富宦燕，是家鄉的俗語。雖然燕子一家成日也是嗚嗚啾啾，吵鬧不休，我們一家還是很為此得意。為了讓燕子一家來去自如，父親特意把客廳窗戶最上一格的玻璃，整塊給拆了下來。後來我出去讀書認識一個朋友，他的母親常年多病，咳嗽起來晝夜不息，吃下去的中藥西藥，車載斗量，仍是不見好。有一個過路的遊方郎中，給了個據說靈驗無比方子，但必須要用燕子的窩做藥引。郎中還說了，燕子的窩時間愈久，藥方的治療效果就愈明顯。

這個朋友跟我很投契，一度要好得快要把孩子做異性兄弟。我家的燕子窩，一直名聲在外，這個朋友就來央求。少年仗義，趁着父母不在，燕子一家也都出門覓食去了，我就做主搬了架高梯子，把整個窩給強拆了下來。朋友千恩萬謝，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片碎土，都拾撿乾淨帶回去了。

燕子們回來之後，沒有地方停留，只好在廳裡一圈一圈地飛。最後，一家子駐足在窗格子

上，一刻也不停息地鳴叫了一個晚上。第二日天未亮，就飛走了。父母雖然怨我，但想着我也是好心為人醫病，也都默然不提。每次見到他們下意識仰頭去看空空的天花板，天知道，我心裡有多難過。燕子一家真是記仇，接下來的幾年裡，再也沒有回來過，這也成了我們一家心照不宣的憾事。再後來，我也像燕子一樣，離開家去外面看世界了，且經年不歸。

有一年春天，母親特別興奮地打了通電話告訴我，燕子回來了，又開始在那個地方做窩了。我心裡一熱，一件擱在心頭很久的石頭忽然落地的感覺，又酸楚、又感動。

最近，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評估為極度瀕危的小葵花鳳頭鸚鵡，在香港繁衍息的故事，也頗讓人為之唏噓。據說，一九四一年，日軍侵佔香港，時任英國駐港三軍司令，不願看到自己圈養的一籠小葵花鳳頭鸚鵡淪為俘虜，於是撤離前夕，把牠們放歸山林。彼時的香港，戰火四起，原產地印尼的小葵花鳳頭鸚鵡，卻因為在香港沒有天敵，而繁衍不絕。專業的鳥類觀察組織統計，如今棲息在香港的小葵花鳳頭鸚鵡，竟已經多達二百多隻，佔了全球總量的一成。

這真是一段特別的緣分。